

论新时期残疾人作家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意义

——以西部残疾人作家为例*

邓 利

摘 要:新时期以来,残疾人作家的散文写作悄然崛起。绝大多数残疾人作家的创作目的是宣泄情绪,这种对抒情与倾诉的渴望决定了残疾人作家对散文文体的选择。他们的散文创作体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在价值取向上坚守善良和坚韧;其二,在审美取向上,以质朴坦诚之笔表现由残疾引发的各类感受。由此,他们散文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残疾人的失语症状,为散文开拓出一个新的表现领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世界,也净化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关键词:残疾人作家 散文 特点 意义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15

一 悄然崛起

新时期以来,散文经历了最初的滞缓发展之后,在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复生,而且越生越茂。许多读者在选择文化消费时首选散文,各大出版社、各种报刊和文学网站、电台,无处不在传播散文,中国庞大的散文文化市场业已形成。在热闹非凡的散文创作中,新时期残疾人作家的散文创作悄然崛起,创作者人数众多,作品数量丰厚,风格鲜明突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用心地经营着散文。以西部作家来看,有的以创作散文为主,兼及其他文学形式,如丁海波、王仕学、韦夏夏、张淑萍、陆政英等;有的以创作其他文学样式为主,兼及散文创作,如夏天敏、李万碧、龙新霖、贺绪林、刘水、王小泗等;有的是散文和另一种文学样式双管齐下,甚至散文和其他多种文学样式多管齐下,如李少军、刘爱玲、王庭德、

*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项目“新时期残疾人作家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研究”(项目编号:SC17A020)中期成果。

桑丹等。不论专职散文作家还是兼职散文作家，都将散文创作当作一项事业，而且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去完成。从创作实绩来看，上述残疾人作家出版了各类散文集，有个人的散文集，如陆政英的《无名花》《望天》、李少军的《坐在阳光里》、李彬的《风中的灯有多美》、杨柳岸的《守望家园》、倪德贵的《北盘江纪事》、谢长江的《红麦穗》、桑丹的《幻美之旅》、马序坤的《心中的篝火》、夏天敏的《情海放舟》等；有个人的诗文合集，如刘岳华的《维纳斯星座》、陆梦蝶的《梦随蝶舞》、薛云平的《故乡的风》等。除此之外，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丛书”中的《为了生命的美丽》《放飞希望》《收获感动》和《让爱改变一切》集中展现了残疾人作家散文的风貌。此外，还有大量发表在各级报刊、各大文学网站的未收入成书的散文。新时期残疾人作家创作的散文类型也十分丰富，既有狭义的抒情散文、叙事散文，也有广义的杂文、报告文学、散文诗、自传。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散文创作群体，本文无意建立一个新的散文理论。其实对散文的品格文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本文也无意给予一个新的命名，因为在散文这个大概念下的任何新的命名都离不开“散文”概念的内涵。本文只是以西部残疾人作家为例做出如下思考：残疾人作家的散文创作是否形成群体特色？他们的散文创作是否有自己的独特性？他们的散文创作是否为新时期散文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再进一步回答：是否有必要对新时期残疾人作家的散文进行独立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可能？

二、创作动机：情感宣泄

与其他作家“经世致用”的文学创作动机不同，残疾人作家几乎都是以身体残疾为契机而创作的，绝大多数残疾人作家创作的目的都是宣泄心中由残疾带来的郁愤。

残疾人作家在明白自己身体残疾的事实之后，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极端情绪，或脆弱、悲观、自卑、绝望，欲以死寻求解脱；或亢奋，行为举止疯狂冲动；或冷漠，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还有很多残疾人作家都曾因身体残疾而有过轻生念头；杨嘉利因身体残疾无法获得爱情，灰心丧气，几欲自杀。陈智敏本已接到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工厂机器将他的左手臂截断，在出院后，拿出几十粒安眠药，准备自杀，自杀未成，又想投江自尽。身体残疾造成的挫败感使残疾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体验到个体生命价值的欠缺、社会认同感的缺乏，进而自我否定乃至厌恶。他们既因不能很好地适应周围世界而感到惶惑，也因周围世界拒绝或排斥而感动被轻视。面对

自己的极端情绪，残疾人的心态可能分化为两种情况：要么索性沉到底，由此走向沉沦；要么经过内心炼狱般的煎熬，经某种事件的触发而感悟，向积极方向发展。消除极端情绪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借文学创作宣泄郁积于心的苦闷则是途径之一。

2015年，我们对四川省25位残疾人作家的创作动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9人想通过创作体现自身价值，让人生更有意义；有5人认为，创作既体现自身价值，又能宣泄情感；有3人认为，创作既可以带来经济收入，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还可以宣泄情感；有4人认为，创作可以宣泄内心的情感；有1人认为，创作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满足社会需要；有3人认为，创作是兴趣所在，只想写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综合起来看，有17位作家的创作目的涉及自我价值体现，占所调查人数的68%；有12位作家的创作目的涉及宣泄情感，占所调查人数的48%。从此项调查来看，对于大多数残疾人作家而言，写作既是对现实（残疾）的超越，也是对命运的超越。李仁芹在调查中说，她将文学当作她情感宣泄的途径，她渴望用文字和世界交流，并希望从中找到共鸣，慰藉心灵。

文学创作中，散文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是表现作家个人情感最直接、最方便，又最具有艺术韵味的文体形式。小说、戏剧、影视也可以抒情，但相较于散文的直抒胸臆，小说、戏剧、影视多依托人物、事件、环境等进行间接抒情。诗歌也抒情，但相较于散文依托真实形象、真实事件和真实景物进行抒情的方式，诗人更多是借高度概括的，甚至是已经变形的意象来抒情。

残疾人作家渴望情感宣泄，与散文独抒性灵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散文是残疾人作家的必然选择。残疾人作家有着强烈的抒情渴望，情感既是残疾人作家创作散文的起点，也是终点。王祥林写《回望七月》是因为“七月以及和七月有关的笑和泪一幕幕在闪现，使我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①。散文独抒性灵的特性最大限度满足了残疾人作家的这一要求，因而几乎所有进行文学创作的残疾人作家都选择写散文。

残疾人作家与散文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散文创作是一种坚守生命本色的创作。对于残疾人作家而言，散文在终极的意义上是生存方式与言说形式的合二为一。散文的“真情”和“自由”的特点使散文写作成为残疾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对抗宿命的一种方式，甚至成为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

^① 王祥林：《回望七月》，见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编，《收获感动》，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它与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所倡导的审美核心——意境无关，它甚至与审美本身也没有关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生存记录。散文创作仅仅是一种姿态，是向残缺生命的宣战。散文之于他们，并非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种生命形式，是他们生命的一种延续，文学性被最大限度地削弱，文本凸显的是个体生命的历程。残疾人作家创作散文，即是在审美视域下重新打量生活，重新寻找生存下去的理由。通过散文创作，他们关注自我，追随心灵的感受，从自己的日常状态，更细致地勾画残疾人世俗生活的图景，进而超越平庸。他们写的就是自己经历的，就是没有经过虚构、变形、典型化等艺术处理的“准原生”文字。

在理解了残疾人作家的这种创作意图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必须以情感去理解情感，以心灵去贴近心灵，以激情去燃烧激情，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阅读时生命间的沟通和理解。

三、价值取向：善良和坚韧

（一）善良

残疾人作家在经历了惨痛的人生经历之后，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加入“恶之花”的大合唱。残疾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个体的无助和人情的冷暖，但他们更在生命受难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善良，并且比常人更能铭记这种善良。他们的散文首先表现的就是人间的善良。他们虽然承受着命运的不公，但在他们的散文中却鲜有悲悲戚戚的埋怨，也没有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更没有绝望。他们反而书写了比其他作家更多的善良，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这值得我们留意。

刘水的散文主要是对儿时生活的回忆，所忆之人全部是善良的好人。《表姐》中的表姐不嫌弃“我”的残疾丑陋，桃花开了，撷来一枝，艳艳地插在“我”的窗口；石榴熟了，挑最鲜最甜的颗粒放进“我”手心；雪花飘了，背着“我”踩着厚厚的积雪，去寻找鲜艳夺目的红梅；锣鼓响了，背着“我”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看样板戏。在表姐的带动下，身边的小伙伴也变着法子的逗“我”开心。《二妹》中的二妹侠风浩然，以孱弱的身躯外出打工挣钱，想以自己单薄的力量拯救贫穷的家庭。《奶奶》中的奶奶，虽不信佛，却是野马河两岸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连一只飞蛾都不忍心捏死。《约定今生》中的母亲，看似粗暴，实则爱子心切；《永远的冰树》中的外婆和家中的其他长辈，对“我”千般疼爱、万般体贴。

与刘水对具体亲人的事实回忆不同,谢长江无论对母亲还是父亲的描绘都超越个体,成为善良的代称。谢长江笔下,母亲的善良体现为温柔和睿智。谢长江描绘母亲的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描写母亲的善,第二类是将母亲的善与各类比喻相联系。第一类比如《生长我们的季节》中,“我”沐浴金黄的阳光,充分享受到了母亲的抚慰。《采茶时节》中,母亲炒制竹叶青茶,像在谱一曲音乐,说话也轻轻的,把对日子爱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全揉在茶叶里,这时的母亲犹如茶叶中的精灵。《小船》中的母亲让希望从她温柔的爱心里飘起。《村庄的篱笆》中的母亲能给痛苦的人带来幸福,为他们系上幸福的红绳,“母性的阳光抚摸着男人开放的思想,把村姑的笑语温暖成新鲜的花朵”^①。《神圣的责任》中,母亲和对亲人的祝福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这片土地上收藏母亲那些热切的盼望和祝福”^②。《步入春天》中,母亲与智慧相联系,母亲是得道的神仙,炒制了奇妙的竹叶青茶,“让我的思想孕育在这茶香里”,“步入真正的春天”。^③集中体现谢长江对母亲情感赞赏的是《麦地——献给已故的母亲》。作者将母亲的善良与麦地相联系,借麦地写母亲,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母亲的自我牺牲是我们生存的希望。母亲用汗水浇灌着麦地,使我们得到温饱,母亲的辛劳换来生命的延续,其二,母亲是乐观、包容的象征。母亲一生辛勤劳动,但在麦地却展开了无边的笑容。第三,母亲是温柔、温暖的象征。母亲绽放出幸福的清香,歌唱出最温暖的声音。“一片片豆叶如母亲劳动的手掌”^④,将豆叶比作母亲劳动的手掌,突出母亲无私的奉献。“一朵朵舒展的希望,在母性的土地上辉煌”^⑤,将土地比作母亲,实则突出母亲对生命的孕育、对子女本能的爱以及牺牲自我、甘为人梯的无私精神。《我很幸运》中,诗人将母亲比喻为山中雨后的彩虹,将自己写诗的灵性和母亲相联系,写诗的灵性在母亲每一碗茶汤里获得洗礼。《夜饮》将妻子比作太阳,妻子散发着母性的光芒,将男人的夜饮化妆成温馨的菊园,写出了母性对男性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梦》中,妈妈有明亮的眸子、甘甜的乳汁,“妈妈是书,她有很多故事很多童话告诉我。我陶醉在妈妈温暖的怀里”^⑥。将母亲比喻为书籍,突出母亲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母亲的怀抱仿佛是一方湛蓝的天,“我天真地去捧太阳,我好奇地去摘星星,我多情地

①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②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③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④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⑤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⑥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去搂月亮”^①。在这里，母亲已经超越具体的身份而成为女性的代名词。

谢长江不仅展现女性的善，也展现以爷爷、父亲为代表的男性的善，这种善是勤劳、民主、平等、无私。谢长江的散文中，爷爷、父亲的形象总是与劳动、田野、丰收、农作物相联系。“爷爷戴上草帽，从包谷和洋芋的地头走来，将我轻轻抱起。我的全身，沾满了阳光的芬芳，而爷爷的手上，沾满了五月的泥土。我就在这样的季节里生长”^②。“我听见父亲丰收的秋之歌，从故乡的苇叶儿上，轻轻的滑过”，父亲站在波动着绿浪的田野里，心思早已随那一叶叶洁白的柔光在秧苗间起伏，“细细地听，真能听出他在庄稼上惬意的心情，美好的年景就开始从父亲的心弦上轻盈地飞入悠远的天空里”^③。上面这些描写，将爷爷、父亲与农耕相连，突出他们的勤劳。爷爷、父亲也是希望的象征。《栖息在故园的秋天里》中的爷爷辛勤劳作，脸上沾满泥土，擦汗的姿势也很沉重，但爷爷用辛勤的劳动哺育着“我”，把“我”看作他手掌心里一只小小的白鸽，将“我”放飞到远方，让“我”收获了诗歌。《父亲手掌上的种子》中，种子在父亲粗大的手掌上闪着光芒，父亲播下神话般的种子，于是，生活一日一日绿起来。《面对村小》中，父亲用粗大的手掌养育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童年的乐趣，让我们如一只只欢乐的蝴蝶，飞舞出山中轻快的彩梦。爷爷、父亲也是“我”童话的翅膀，他们用手中的蒲扇，托着“我”飞过那道高高的山梁，成就“我”的远游之旅。但不论“我”离开父亲多久，父亲的声音依然响亮。“我”感到有父亲的日子是这样的和谐、亮堂，“我”的诗歌在父亲音乐一样流畅的汗水声中抽穗、扬花。

王小泗在他的散文中写了儿时的伙伴、打工的工友，甚至许多未曾谋面的诗友、网友。华明有着古道热肠，左邻右舍的大小事情他都热心相助；张平参加各类慈善活动；黄德茂珍惜粮食，将饭桶中的残羹收集起来，下一顿再吃；寒冷的冬季，凡哥脱下打了许多补丁的棉衣给“我”套在身上。丁海波的《昨夜有雨》、贺绪林的《挽歌如诉》、秦巴山娃的《感动的思绪》、张兰萍的《心灵深处的感动》等，都叙写了朋友之善。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表现善良的主题时有两个特点。其一，善良的亲历感。残疾人作家往往通过自身亲历的人和事来表现善良，文中之人都是现实中的人，他们的善良与复杂的人性相结合。无疑，文中所述之人都具有善良的人性，但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如刘水的母亲，不仅没有理想的母亲那样的温柔、亲切、细腻，反而有一点粗鲁，但当她搂住儿子，很怕儿子真的

①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②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③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离她而去的时候，母爱之情跃然纸上。这些散文没有片面地夸大善良，反而充分写出了人的复杂性，写出了与不完美的人性融于一体的平凡的善良。这些作家以生命的宽广和宽容来打量一切人与事，他们作品中的善良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指向更为广阔的人性，一种复杂的人性。唯其如此，他们散文中的善才更为可信、真实，更具亲和力。唯其如此，这种善才不会被更为庞大的恶所吞没。其二，善良的碎片化。残疾人作家对善良的感受基本来自个体生命的直觉体验。残疾人作家并没有接受过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学说，更没有系统研究过伦理道德范畴中的善良，因而没有一个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完整地阐释人类的善良应该怎样和可能怎样。他们或是在人物的回忆中，或是在事件的记叙中，或是在个人的呢喃絮语中展现着碎片化的善良。当然，尽管只是一些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碎片，但这些文字足以让人感动。

(二) 坚韧

西部残疾人作家的散文不仅展现了人类的善良，还证实了善良对人的潜在影响。由于感受到了善良，所以残疾人作家们并没有走向绝望的深渊，善良确立了残疾人个体在苦难中自我救赎的精神力量——内在的坚韧和达观的态度。正如王小洒在《爱的呼唤》中所说，在刚残疾的那几年，人前的坚强代替不了人后的空虚，强颜欢笑怎么也掩饰不住背后的眼泪。他多少次想彻底了结自己，但想到母亲、哥哥、姐姐、朋友、邻居的美好，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谢长江说：“我游进湖泊中央，天下所有的爱一起向我涌来”^①，“我再也离不开这纯真的圣境，亲情的家园”^②。表姐的善良让刘水“感到一种淋漓尽致痛快，忘记了病痛带来的苦恼，忘记了瘫痪的双腿，也忘记了孤独的忧伤”^③。因为有善良的存在，残疾人作家有了乐观的生活态度，“亮开歌喉吧，亲爱的，把我们的诗歌再一次唱响，用我们全部爱心去赞美生活的快乐……”^④因为有了善良，残疾人作家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嫩绿的葵苗儿，明天不就是一朵金色的微笑吗？”^⑤“生活是不能失意的。我仍是那希望的主人，选一个好天气，再一次去收获生活”^⑥。

①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②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③ 刘水：《骆驼草》，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④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⑤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⑥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善良使残疾人作家从残疾的痛苦中走出。一旦走出痛苦的阴影，一旦醒悟，他们便以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以一种时不待我的意识去开拓精彩的、有意义的生命，以生命的价值彰显自我价值。王小泗将自己的作品集取名为《零度生活》，意味着唯有奋力向上、独立创造，用生命的热情去融化环境的坚冰，方能让生命充满活力。“零度”以下寒凝成冰，“零度”以上则化为活水，“零度”是一个界标。王小泗阅读包毅国的《随州之梦》之后，喷发出豪情壮志，“地球就在我的脚下，世界的目光正转向东方。天降大任于吾辈，我等责无旁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① 尽管王小泗感到“往事东流无限恨”，但他不止于惆怅，而要“他年求索走天涯”^②。

谢长江曾说，读者可能无法感受到一个曾生活在海拔 1500 多米的高山上的残疾农民，在追求的过程中所踏碎的坎坷、困惑与悲伤，但他的灵魂“就因努力地迈出坚强的步伐而获得了涅槃”^③。谢长江在《红麦穗》中，用诗般的意境说明人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进取。《朴质的精灵》中，谢长江借赞扬洋芋的精神点明人应有的精神：在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绿韵》中面对曾经的荒坡、现在的绿韵，谢长江感慨：“唯有积极的思想 and 辛勤的汗水才会浇灌出无比的欣喜。”^④《生命树》中，谢长江告诉大家，不要总是囿于过往的不幸，一切应向前看，即使昨天的梦已枯萎，但绿色的季节，总是向着明天萌发。《岩藤》中，谢长江赞颂岩藤，因为岩藤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雄鹰》中，谢长江对雄鹰的赞扬就是对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格精神的赞扬。《追赶失落的太阳》中，谢长江表现生命的执着，“一串弯弯的脚印，诉说一个毫不动摇的信念”，“为了追赶失落的太阳，我愿做一只负重长行的骆驼”^⑤。《我们残疾人》可谓残疾人的生命宣言，写出了残疾人直面人生，执着追求的心灵呼喊。《这样无过错》《一种感觉》《痛苦的时候》都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执着理想，不言放弃。

李仁芹没有被“瘫痪”一词埋葬，尽管她知道自己面对的“对手”是如此强大，她个体的能力实在是过于弱势、孤单，但她依然每天都在清理自己的“垃圾”“毒液”“霉菌”这些可怕的、危及“内心”“血管”和“思想”的敌人。李仁芹是坚强的、自觉的，她属于“强者”，她在直面惨淡的人生过程

① 王小泗：《零度生活》，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② 王小泗：《零度生活》，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③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④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⑤ 谢长江：《红麦穗》，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中拯救他人，也救赎自身的灵魂。

赖雨意识到虽然自己因为残疾可能只能收获很小的果实，但再小的果实也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开出的花只结一枚酸涩的果，只要别毫无收获就行。她认为自己虽然很平庸，但还是希望向大地证明，自己曾经耕耘过。^①

理解了残疾人作家散文中这种执着的坚守，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散文中对死亡的弱化。残疾人作家描写死亡的散文并不少，西部残疾人作家在创作中涉及死亡的就有关贺绪林的《挽歌如诉》，龙新霖的《祖父，一路扶携我走进文学殿堂》，郑利群的《要活得像一个人》，沙铁成的《美丽的丁香花》，王小泗的《爱的呼唤》《苦乐童年》《外婆的老屋》《孩子，你是我们的唯一》，刘水的《小城剪影》，等等。上述散文很少直接描写死亡的场景，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场景，往往以淡淡的一笔带过。这是残疾人作家不灰心、不绝望，在命运的打击下坚韧地活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他们也有忧伤和失望，但他们没有绝望，生活再难，他们也坚韧地活着，即使不可避免要死去，也不对死亡做大肆渲染。从这些散文可以看到，与死亡相比，残疾人作家似乎更喜欢写生的坚韧。死是一种常态，坚韧地活才是值得书写的非常态，是一种奇迹。活着，不仅要承受病痛折磨，而且也要面对因病痛而改变的人生。坚韧地活下去，彰显的是残疾人作家对生命的珍爱。

四、审美取向：坦诚和质朴

感情的表达需要散文这种体裁，这种体裁本身又塑造了残疾人作家散文的内在结构，从而使散文在残疾人作家这里拥有了更加外向的对话形态，成为情感的呼告与细语。残疾人作家的散文以一种不加修饰的方式关注自我，追随心灵。

（一）坦诚

坦诚并不是残疾人作家散文独有的特色，但他们写的内容却是独有的。当我们还在担心以“残疾人作家”为他们命名是否有不尊重残疾人之嫌时，残疾人作家在他们的散文中却毫不避讳地真挚袒露残疾引发的心理障碍和与此相关的感受，真实得就像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一样。

第一，他们通过真实的心理描写，毫不遮掩地表现自己由残疾带来的性格缺陷。身体的残疾不仅给他们带来生活等多方面的不便，也使他们的家庭

^① 赖雨：《群山之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付出沉重的代价。长此以往，残疾人内心可能出现自卑等心理障碍，最终产生怨恨心理。残疾人作家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心理。王小泗在《零度生活》中说，其实父亲本不应该走得那么早，都是因为他的不幸，父亲才过度悲伤，病情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现在，他都无法想像当时父亲是怎样度过那些如针锥心的日子的。从自己出事的那一刻起，母亲的磨难就开始了。一个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突然残疾，他在短时间内肯定无法理智地承受厄运，于是心理上的自卑与敏感便格外迅速地向极端蔓延。王小泗的这段描写将残疾人的自卑、敏感、对自我的怨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残疾人作家也通过真实的心理描写大胆表露自己的自卑、敏感，甚至轻生的冲动。

第二，真切描写残疾引发的行动不便以及就医体验。王小泗写小脑偏瘫的人走路：

这时，我那无力的身子，又厉害地摇晃起来了。这摇晃让我的拳头握得更紧了，我的嘴跟着一咧，赶紧停下脚步，先稳住那摇晃的身子。^①

李仁芹病情复发，视力下降，她是这样记录病痛中的孤独心情的：

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异常孤独，渴望门口有熟悉的陌生的脚步声，希望有人来敲我的门，我愿意陪着任何人，哪怕是个老人也好，是个小孩我也愿意逗弄下，没有任何素质谈资的人我也愿意陪着浪费这漫长的时光。可是，我终究是一个面对着白天黑夜的寂寥^②。

再比如写身体的疼痛：

快乐断开一会儿，痛苦就连接……止痛片断开一会儿，奇痒又连接……^③

强忍着醒来三次，它经历我的体内，像腻味的猫步，细碎而繁杂，每天向我索取一枚钢针……

夜深了，钻心的疼痛再次把我弄醒。^④

残疾人较之常人与医生的接触更多，对医生的感情也更为复杂，他们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描绘：

① 陈媛：《云上的奶奶》，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33页。

② 李仁芹：《重见光明》，2014年10月28日，见李仁芹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26e290102v3ze.html。

③ 李仁芹：《吹出竹的新骨》，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31、40页。

④ 王小泗：《零度生活》，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2页。

这一辈子我想再也没有医院这破地方让我恐怖的了，小时候因为身体素质太差，一年里至少有200天要跟医院打交道，这使得我现在得了医院恐惧症。

我想大概只要女人一进了医院，穿上白大褂，就如屠夫走进了屠宰场，提着一把钢刀虎视眈眈地盯着病床上的活物就像盯着待宰的猪羊鸡鸭一样兴奋快活，一样面目可憎与心狠手辣吧。

这辈子我打光棍也绝不找医生做老婆。

我急忙灰溜溜地溜回病房，只见一身白大褂的女兵正柳眉倒竖的一脸杀气地在等着我。

屁股上的痛在进一步的扩大，我听到了针头在血肉中慢慢探进的摩擦声，皮肉一层层的破裂，全身的血液都在激荡着、澎湃着燃烧，总之我发现这个针头扎进肉时很特别，给我带来了一次全新的、完完全全的、破天荒地的难受和痛苦，它是在一种极其缓慢的状态中刺进我的屁股捅进了我可怜的肉的。

仿佛还处在那种极度恐惧的状态下一样，我全身的肌肉神经都是紧绷绷的，而且是僵硬的，此时，我身体仿佛不是我自己的一样。^①

残疾人作家要接受各种治疗，治疗时的身体反应是难受的，于是残疾人对医生、医院感到恐惧，进而觉得医生仿佛一脸杀气。这确实有一些偏激，但却是一个残疾人的真实感受。一般人对打针的体验就是短暂的、轻微的疼痛，而在残疾人心中，针头插进血肉能发出摩擦声，针头能使皮肉一层层破裂，全身的血液都在激荡着，仅仅是打针就让病体更难受、痛苦。表面夸张的描绘实际是长期病痛带来的心理感受的真实反映。此外，面对医院、医生，病人还产生出自怜情绪，感觉针头捅进的是“可怜的肉体”。这些经验与知觉都是异常的，任何一个健康的普通躯体都没有这样的感知与联想。残疾人作家们坦诚的描绘使其作品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

(二) 质朴

与坦诚相伴的是质朴。残疾人作家的散文质朴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下面，我们以比喻和语言的生活化为例来看这个问题。

使用比喻并不为奇，奇的是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常常用比喻写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① 罗家成：《崇拜者（一）》，见新浪博客“秦巴山娃”，<http://blog.sina.com.cn/qinbashanwa>。

那时我还年幼，身体健壮得像牛犊。^①

电价涨得跟驴打滚似的。^②

好在树是谨慎的，小心翼翼地绿着，像黄昏的炊烟，袅袅升腾。^③

这一刻，我突然感到周围豁然开朗了很多，就像一个人被一直捂住鼻和口，在窒息之极时，这只手终于放开了，那个人又终于可以无比顺畅地呼吸了。^④

人活一辈子，就像爬大山，路，有弯有坎。^⑤

人生匆匆，转瞬即逝，而人活着的价值却应像青山一样永恒。^⑥

比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与心理因素的制约。王希杰先生曾指出：“物理世界的相似点，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对全人类都是共同的。对物理世界相似点的利用受到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制约。人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允许的范围之内对物理世界相似点进行开发和利用。这就是比喻之所以具有民族性的根本原因。”^⑦在形成比喻的因素中，如果说物理因素基本上是不变的，是一个常量，那么文化和心理因素则是不同的。情感宣泄的创作动机决定了残疾人作家创作散文时不可能为了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他们严格遵守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情感和氛围上的一致性，使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作为喻体。尽管读者对这些喻体并不陌生，但由于使用贴切，这些比喻常常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魅力。

其次是语言的生活化。绝大多数残疾人作家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习，他们往往借助生活中的语言，表现自己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生活，这使他们的文学语言具有很强的生活化特色。鲁谷俊形容母亲的平凡“就像故乡

① 李治疆：《坎儿井边》，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放飞希望》，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② 刘生文：《夜半三更》，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放飞希望》，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③ 陆梦蝶：《梦随蝶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④ 陈媛：《云上的奶奶》，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12页。

⑤ 龙新霖：《祖父，一路扶携我走进文学殿堂》，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为了生命的美丽》，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⑥ 龙新霖：《祖父，一路扶携我走进文学殿堂》，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为了生命的美丽》，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⑦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3页。

的泥土”^①；潘柏君写核桃树：“我和父亲首次发现它时，还只是根拇指般大小的小秧秧，如今躯干都长成水桶粗了。”^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用一种生活化的语言将难于表达的病痛写得十分逼真。如王小泗的自画像：

由于老吃激素的原因，我的身体异常发福，胡须一个劲儿地拼命猛长，整个脸完全变形，肚子鼓一般的隆起，可双腿却在一天天萎缩变形，以至于母亲完全无力把我搬到轮椅上。^③

直白的口语、如实的描绘，令一个下肢瘫痪病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我只能划动无助的脚”^④，其中“划动”将残疾双腿的无力感、不可控制感很好地描绘出来了。“看不见的左眼，瞳孔发白了，而且动不动就疼得像要掉出来”^⑤，“时不时胃痛如针扎”^⑥，其中的“掉出来”“如针扎”将眼睛和胃部疼痛的差别表现出来了。“这些已让全身的伤疤连起来足以有我身高那么长，每每刮风下雨前一截一截、一段一段逐渐痉挛失去控制，神经疼得我满床打滚甚至狂吼乱叫”^⑦，将疼痛蔓延的过程和程度表达出来了。“时光断在疼痛的皮肤里”^⑧，没有一个生僻的词语，但又表达得很到位。

残疾人作家散文的语言质朴而具表达力，以简单的语言成就伟大的故事，非但没有削弱散文的表达力，反而让读者震撼，让读者感到，原来人在文字面前可以如此彻底地表达，没有秘密。他们的散文也存在语言粗糙的弊端，但这并不能掩饰其语言的“原生美”。

五、意义：开拓领域和提升心灵

残疾人作家散文创作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决定了他们的创作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他们的创作为散文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丰富了文学作

① 鲁谷俊：《白发如旗》，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为了生命的美丽》，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

② 潘柏君：《窗外的那株核桃树》，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为了生命的美丽》，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

③ 王小泗：《零度生活》，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④ 赖雨：《群山之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⑤ 陆梦蝶：《梦随蝶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⑥ 陆梦蝶：《梦随蝶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⑦ 李治疆：《眷恋》，见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编，《收获感动》，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⑧ 王小泗：《零度生活》，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品中的残疾人形象，也丰富了对疾病的语言表达。此外，从社会学意义看，残疾人作家的散文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对生命的尊重，有助于提升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一）开拓领域

第一，西部残疾人作家的散文为残疾人代言，不同于身体正常的作家对残疾人的书写，这改变了残疾人的失语症状，为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

残疾人形象并非残疾人作家的书写专利，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早已有之，但其他作家刻画残疾人形象时，要么包含隐喻，要么不敢逾越同情、怜悯、赞赏的界线，因为他们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残疾人的代言者，可能会受到某些伦理道德的束缚，因而，他们笔下的残疾人形象单一而僵化。西部残疾人作家写散文是为自己而歌，他们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其创作向度，书写的是自己真实的情感。因为保持了写作者的主体性，所以他们写得更自信，也更放松。他们不惮人们的非议，也不需顾忌是否歪曲了残疾人形象，他们可以直接通过书写自我的现实存在再现残疾人的生存境遇。他们虽然退守心灵，但他们的书写是生命感受和生命精神的综合，是在身体与精神的合一中对自我的探求和寻找，体现出现实生活和精神追寻的双重意义。他们表达常人无法言说的身体经验，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从而使散文的写作对象丰富而多元，为散文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第二，他们塑造了一系列真实的残疾人形象，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画廊，有助于人们认识残疾人群体。

残疾人的世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对此，身体正常的作者只能想象，无法体验。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如实描写他们的生活，真挚、大胆地书写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散文中呈现出真实的抒情主体形象，写出了残疾人战胜身体残疾的心路历程，展现出苦涩、痛苦、彷徨，但又坚毅、执着的残疾人群体形象。这个群体从怯懦、悲观逐步走向自尊、自信、自主、自强，真正成为一个战胜厄运取得凯旋的大写的“人”。从王小泗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积极追求生命尊严的残疾人：他积极、健康，有卓越超群的意志，他要战斗，要胜利，要权利——平等的权利；他把生命中那荒沙大漠走成了高峰，快乐地徜徉于文学的海洋；他心境宁静而淡然，由此衍生出一份难得的闲雅情趣，在春风秋雨中书写着岁月静好；他秉着“只为信仰，不为成功”的信念，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作家梦”，高擎灵魂的火炬，走向文学，走进文学；他热爱自然，尊重友情，充满温情。从罗家成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淡泊宁静之

士。从李仁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内心纷乱、迷惘、焦灼,又充满企盼的坚强的残疾女性:这位女性内心有无数情愫,这些情愫不断分裂、冲撞、融和、消解与重生;这位女性能透过自己的窗口,关注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当汶川大地震的鲜血、伤口、尸体、废墟涌现在眼前时,她原本枯寂的心灵和麻木的双足也为此颤动。从赖雨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努力控制自己情绪,不断与自我抗争的残疾女性。从藏族作家桑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热爱本民族文化,思考本民族未来的藏族女性形象。

残疾人的世界往往被其他文学的世界遮蔽,也往往被其他文学的世界利用,残疾人作家的散文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倾诉着残疾人独特的情感体验,通过个体生命的呢喃向人们展示残疾人的生活史、心灵史。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表现的残疾人世界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近残疾人,认识残疾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部残疾人作家的散文创作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第三,伍尔芙曾说,阻碍文学描写疾病的是语言的贫乏:“英语能够表达哈姆莱特的思想和李尔王的悲剧,但没有用于颤抖和头痛的词语。”^①由于病痛的感受是极端个人化的,公共话语很难准确描述,因而在描述某种躯体不适时,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与这种感受完全匹配的表达,而残疾人作家使用日常生活用语描述伤病,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二) 提升心灵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成功地塑造和呵护了坚韧而善良的心灵,他们表现出普通人身上善的存在,表现出普通人身上战胜绝望的力量。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现了善良的存在,更在于证明了善良在现实中的必要性,它提供了人性的参照,为文学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面对命运的安排,残疾人作家偶尔也会发出愤然感慨,但他们更多时候是平静地接受,接受生命赋予他们的考验,接受现实给予他们的苦难。他们在沉重的生活中执着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既然命运无法改变,那就坦然地承受。对苦难命运的叙述不是创作的目的,对苦难的承受才是。承受苦难,这是残疾人作家的散文给予我们的生命启迪。

作者简介:

邓利,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

^① 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孔小炯、黄梅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